T234/3154(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7

周易會通卷之七

井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猶井水在下而上行也故為井

夫井養道也自古先王養民原有常法誰能易之即勢有推移時有變革而不可改者常在也故為治者誠能恪守成法縱其間制度不无損益而成憲不改則率舊无愆可久之守而天下皆沾澤矣猶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若行之未幾旋復議改則功垂成而敗猶汔至未繘而羸瓶也凶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主養民說見守法之宜于治而當要其成也　傳曰井之体有常不遷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改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井之德汲不竭注不盈无喪无得也井之用往者來者皆得其養井井也此井之道也井以上出為用幾至而不及上猶无用也此用井之道也　蘇子瞻曰井未嘗有得喪繘井之為功羸瓶之為凶在汲者耳　既无喪矣又曰无得何也蓋變法者皆圖其得而不知所喪實多夫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曰无喪无得

一說陸氏曰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体自如无加无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无喪无得而往來井井矣然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弗固至于幾成而敗則執德不恒非汲井之无成功乎

全彖合旨

程獻可曰井養不窮用之有常也此養民之政王道也然王道根天德而流二五剛中有常久之天德矣是以功及于物施无不常也彼羸瓶者不常廢德而自失之耳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名井者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得水之精為土之潤以土之潤為木之華猶井水在下汲之上行也故名井是井也淺言之汲取于源泉者養在日用推言之汲取于聖政者養在樂利蓋道濟之恩人人被之莫竟其原世世飫之莫涸

其流者。其殆君子養萬民而不窮者乎。 然詞曰改邑不改井
者何也二五剛而得中也剛則德性堅定而能持中則充養純
粹而善守所以成憲是遵也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汔至亦未
繘井功尚未成正當兢兢持守者于此而敗其瓶則前功盡棄
所喪多矣是以凶也此法之當守而又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
首節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井養句在洽道上講更冠冕有在井
上說者亦可 井是有源之水九无原者其用易窮有源者其用
无窮 一說巽木乃汲桶之衣剛中主君臣言
蘇紫溪主學問說井是有淵源學問剛中是天德之剛渾然在中
正學問淵源居安則資深往来井井正是左右逢源之妙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夫井養萬物而不窮君子養萬
民而亦不窮焉澤壅而不流則窮即流而必自己出亦易窮故
既慰勞之以君養民又勸勉之使民相養如是而澤之周也亦
猶井養之无窮矣
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也勸相者有无相通至相賑恤也四字不
平勞之不已又從勸之要見愛人无已之心容保无疆之治

六爻合旨 馮文所曰道之成也必成于出故井以出為功也初
之无禽泥瀦之象也遯世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閭里之
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渫潔其內而可食也四之井甃飾其

易經會通　卷七

外而可汲也所謂修身見于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之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則巳推其美辟利其有慱施而有常井養之功為大哉夫井之成乎德也有遯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覩之氣象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六則陰柔也上出為功初則居下也德不足于巳功不加于民此明主不賓衆人共棄也故為井泥而不可食則為舊井雖禽鳥不嚮而况人乎初之无作无用甚矣井泥即舊井无禽甚言其不食耳德不足用曰不食為世所棄曰无禽

胡雲峰曰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是為舊井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者以初六居下是以品汚下也故舊井无禽者為時所舍而不用又誰尤哉

徐進齋曰人品卑污不可強于為善无用于世為人所棄觀此可自勉矣　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陽剛有泉而上无正應則汲引无人下比初六則彙汜无助故雖經綸素具聊足道腴自潤而澤不及民也取象于井則為井旁穴出之水僅能下注于鮒取象于汲井則如甕之敝而

二象不門行九一在泥之上非之下不焉井而久為谷故僅之下注安能上行也

水漏于下也欲井養不窮得乎
時說二句俱作功不上行之象愚見下比初六宜象井谷射鮒功
不上行宜象甕敝漏盡九二本有泉者但因上无應與故下比初
六是恩僅施于仰流煦沫之人或閭里鄉黨之輩也故象曰井谷
射鮒无與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射鮒非德不足則无應與之故也此德不能自達以澤乃
百姓也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
九三以陽居陽具濟時之畧者也在下之上未居要津以故民

不被澤徒使輿論興嗟知已稱屈而已猶井渫不食無為我心
惻耳惻之者何以三本有可用之德惜乎不遇王明耳使遇王
明必將舉而用之君民竝受其福矣豈終不食已哉乃今可用
不用如之何不使人惻也
重可用二字胡氏曰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〻此水可用汲而不
汲也末二句正設為此詞總見為我惻之意 有以首二句為惜
之下二句為期之亦可從大抵君子不患時之不用而患德无可
用可用在我何憂王明不遇哉 承菴曰不曰明王而曰王明在
惟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也故曰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
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岩野之胥靡蘇子瞻曰是井時

非敝漏之甕所能容矣故擇其可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王之明者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不食豈獨同儕悲之雖行道之人皆哀其窮矣此未遇明王耳苟遇求賢之明王則身用道行何君民不受福哉

行者皆惻我安得不惻此以見人心之公也 敬承曰求王明受福決詞也此井渫必汲之寔理也受福受三之福三井渫可食所以為福也井不渫誰為惻者王不明誰為汲者二則惜其无與三則望其王明遇信有時哉

九四井甃无咎

甃所以禦泥而違泉也不必入力不及物意

四雖陰柔不泉而柔得其正為能反身自治不混于污象為井甃不失為清修也无咎

程敬承曰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矣六四柔得其正近承九五之君巽木上水之始能甃而治之修而潔之則无污壞之咎无污濁不食之患而將有汲引上出之功矣 井道有体有用井甃所以立其体也 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〻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〻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

丘行可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蓋不渫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污此君子内外交修之道

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无咎以其自修如脩井也所以无咎
井甃是就已成説脩井是原其工夫修有除去不潔不使浼已[illegible]
洪覺山曰四在水侔矣而又有待于修何也四不患无水而患无井四井地也井修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人君淵泉之性純于豫養心源粹矣象井之冽而可食也由是以天德為王道盡人而含膏飲醇矣不猶寒泉之食乎

陽剛中正俱以德言有此德則井冽矣自在已言曰井冽[illegible]言曰寒泉寒即冽也　潘雪松曰冽清潔也水清則潔而寒故曰寒泉三動于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渫之四甃之皆修德以待汲九五是明王在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為人食所謂並受其福者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而温故言寒泉以表潔也　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修井道全矣所謂井養不窮者正在此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食者由有中正之德故井養從心源而出也
諸子相曰象獨提中正字謂陽剛為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為泉

有孚在勿幕者

之寒：故食也專以君德言不可說位

上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上六雖非陽剛然當井道上出坎口不掩之時能普勞民勸相之功大井養不窮之惠聽民取之而勿禁也象為井收勿幕此大善而吉之道也可襲取能哉必其實有惠民之心而潤泉之德靜深有本故能時出不窮如井收勿幕而元吉矣使非有孚則出之无本施之易竭何以得元吉哉

劉瀌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繘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其利也有孚者井中實有孚有常而不變源：而不窮也說

王大臣說鄭猿如曰上六以五為泉五之寒泉食者上之勿幕為也大臣能導君利布下承流宣化之象坎体中實為孚正於五爻君臣一体五之孚即上之孚：乃水之性也葉爾華曰王澤多為近習有司所蔽收而勿幕即是元吉王道本于誠意也一毫不實便與天下不相流貫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在上則恩澤與天地同流矣非養道之大成乎曰大成見非小補也潘氏曰井道貴上也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 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不在下上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象上也初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

則井之功愈大　邵國賢曰井至于渫君子修己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于收君子及物之極也井道之大成也

革䷰離下兌上　鼎䷱巽下離上

陸庸成曰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革鼎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鼎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為火火遇澤則熄出于木則熺

革䷰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卦象有物理人情之革故名革夫人情可與習常難與通變與樂成難與慮始一旦變革人未遽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然後人心始孚甚矣革之難也然事有必革即一時未信何恤哉要在革之當耳必其于俗便可推之皆準而元亨又必元亨者于理暢可垂為正常而利貞然後為人所信而革之悔亡矣

主變法說已日乃孚就是所革皆正者若非正雖已日亦不能孚然元亨與他卦不同言所革可通行也悔亡即已日乃孚也蘇氏曰悔吝生乎動悔者革之所不免也特有以亡之耳由革之盡善也

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歌之曰子產其死吾其嗣之是其驗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

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何以名也水上火下勢各相勝而相息中少二女志各相戾
而不相得物理人情皆有革義故為革　詞曰巳日乃孚何也
蓋人情駭于改觀必巳革而後人信之也夫革何以得人信也
卦德內離文明既能照徹義理外兌和說又能不拂時勢本文
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自然大通而至正矣以是而革
則所革皆當天心當民望其悔乃亡此所以信也　極而言之
天地以成化工者此革也陰革乎陽陽革乎陰而後四時循環
焉聖人以成世道者此革也湯革夏命武革商命而後天人順
應焉則革之道乃時之所趨不得不革耳時未至天地聖人豈
能強革時既至天地聖人不能不革革之時大矣哉
有節睽上火下澤特性各異趨耳此則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
燃則水竭有相害之勢矣故曰相息睽二女同居中上少下特志
各異歸耳此則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則有相害之心矣
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所以變革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天
下事苟不至于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輕言革乎
二節重文明以說句所以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下面亨正革
而當悔亡皆根此句來故曰有湯武之德而後可革桀紂之命
張氏曰致其孚者在巳日之前驗其孚者在巳日之後

三節重時字摠見天下事到大壞極弊時不得不與更始革非聖人意也時也時之所在即大亨以正也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革不過一時而已故提出時字以賛其大　馮氏曰時勢所至即義理所在也義理所在即天地之心天下人之心也天地革而成時聖人因時以革而順天應人惟其時耳游讓溪曰時之所極不變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絶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地聖人莫之違也　楊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即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体動靜一体人情事變一体事變无窮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乾道也上經惟隨具之下經惟革具之重革也明

天地而成于賢也
刀枝人州

革以天耳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水決則火滅革之象也君子以天道人事関乎四時乃變革之大者于是制曆書以明之推日月星辰之度以考中氣節氣之分步盈虛消息之數以定二分二至之候于以明夫四時則在上者得以敬天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起事矣

治曆正所以明時曆氣數之書時即春夏秋冬也由遲速以定推迁由積分以考贏縮有晦朔弦望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氣朔不差寒暑不忒皆明時也

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歲者一歲之

革厤元者无窮之革

六爻合占

金汝白曰下三爻時未至者也故初爻用黃牛二必已日三必三就上三爻時已至者也故四改命五虎變上豹變革面初革之始得已即已不敢輕革故曰不可有為上革之終革道已成則不復革故曰居貞吉

紫溪曰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遽則先後易姓權制于獨任則謗讟易以慮不顧後則為烏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棼聖人蓋慎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革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殫其勞言必三[illegible]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于圖四周密之後然後出[illegible]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爲聖人也慮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商治之革令行于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也无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為莫大之悔矣

洪覺山曰革有相息相生之義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于所易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于所難故其有孚也在人已日乃革〻言三就有孚是不敢忽于所易故先言革而後言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于所難故止言有孚而不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變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當革時若可革矣然居初既无權无應又无助此一命小臣

蔡初一説不作不當任看謂法未大變時猶有待

不可輕議革也惟中順自守而已。象鞏用黃牛之革。革而不當非中也革而以驟非順也。而新說謂黃牛指二也黃牛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　唐疑菴曰革之君雖在五而二實主革者盖六二文明之主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初居事始方在下位非可有為之人又未當已日之孚但固守以用二之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　取象離為牛黃謂二也離初炎上以麗乎二故固守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鞏用黃牛非畏事也盖時勢不在不可以有為也。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以不可戒之止其好動之念也。　陸庸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中正文明有革之德矣上應九五有革之權矣可遷革乎未也猶必從容詳審至于已日然後革之以是往而革也有更化之吉无紛更之咎。已日與彖傳不同言事議革矣且姑停一日再加詳審盖寧遲緩无急遽也然詳審而未嘗不斷故曰征。　胡雲峰曰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　取象曰離象離日方中

蓋未已也故未可遽革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惟已日革之則思出萬全推準動化有嘉美之功也要在慎所行耳嘉字從已日看出行即汜也嘉即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是恃才過察躁于革者也以是而往必有凶矣雖事在當革而正亦不免于危厲蓋由躁動无以信于人也然其時當革所病者不審耳若能不恃剛明而熟思審處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人心見信而可革矣貞厲甚言其凶也革至三而言就未即変改故曰言三就只是謀審不必泥定三次然後成就或曰三就是詢謀僉同之意三者自初歷二以至于三也

程猷可曰二三皆征也何吉凶異哉審而後征則吉故汜吉在已日之後征而未審則凶故汜凶在三就之前革固貴審不貴躁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詳審之極亦可以止矣又何往哉

彥陵氏曰革之弊莫大于輕躁聖人往往以詳審致戒然已詳審而復遲疑不決則緩以失機矣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皆勸其斷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四以陽居陰承獘襲盡不无悔者然由離而兌時當革矣剛柔

不偏又革之用所革皆當其悔可亡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或以疑民或以駭未孚故也又必以吾心之誠孚于上下然後更改命令而百度維新矣吉

彥陵氏曰此爻先言悔亡而後言改命者聖人慮當事者托言于悔而生規避也夫人臣自信止此為國為民之心此念既真上下自必見信即改命亦何害豈可避其悔而坐視不改乎　林氏曰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　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　改命直改行其所議定者　虛齋曰悔亡但不拂事体不拂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云之　而永收來日之功也

此說本字與二有孚同義

胡氏曰下三爻方欲革者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言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四則曰疑命革而後可改改而後可[illegible]也爻在離火兑澤之交其夏令改為秋令之時乎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故也五積孚之素故未占有孚

一說本義又必有孚又必字反多一轉四以陽剛居悅体原有悔誠諒于上下之意悔亡有孚宜一直說言革而當則悔亡而人信之矣改命而如是也吉蓋改于革言三就之後不待別轉而後孚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而吉以四欲革之志本在于利天下故上下信之也
重志字彦陵氏曰志在幽獨之中毫不可欺此念果然自信得過
則天地見諒況一体者乎曰信志欲四自求之心而已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五為革主當順天應人之時陽剛中正有自新〻民之德盖天
下之大人也故革命而有天下創制立法煥然改觀象虎變焉
天下信之又奚俟占决乎言不假言矣

此如湯武革命者虎变如制度一新宇宙改觀不徒新位已也占
是占决之占非象占也未占有孚信在事先非苟得而倖致也
潘雪松曰变者革之成也大人盛德所致天人集命動成变化豈
占决而後天下信從哉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盖有為
之本矣此所以為大人之革也 胡氏曰占在未革之先而孚又
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 乾龍革虎大人一也堯舜揖遜天
下見德故曰龍湯武征伐有威存焉故曰虎 鳥獸仲夏毛希而
革易仲秋毛毨而潤澤是離夏革為兌秋故以虎变為大人象兌
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自内而達外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変則禮樂昭明人文宣朗其文炳然于
天下矣

文炳者煥乎其有文章也彦陵氏曰湯武本征誅而得天下聖人

好虎更変根来　閲汎先章牛革歸為用同仍於典黄上……不動可非也

不欲示人以隙故諱武而言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革道已成重熙累洽之時也故在君子則遷善敏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変在小人亦畏威遠罪而革面從君治至此復何為哉故征則躁擾而凶居則得正而吉利于安靜而已
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移風易俗作成而変化之故豹変革面皆虎變文炳之為章于天下者革道成矣天下事未革患不善革已革患不善守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　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戒其輕動也革道貴貞彖詞大亨莫利于正六二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貞而厲終丈又勉之以居貞居貞吉垂拱而天下治也
象曰君子豹変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豹變是鼓舞于文教而道德積中英華發外小人革面是前之頑梗已然為順一惟上所從也
蔡氏曰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風化之類也文蔚之文止于一身言動威儀之類也　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或曰風從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故取象別也　革面時說皆謂不能革心若心不革何以有孚順字即是孚也項氏曰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盖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
觀六爻益知聖人慎革也初戒革之早二戒革之專三戒革之躁

四戒革之疑上戒革之過惟五則无戒辭以其為革之主所謂大亨以正革而當順天應人革之時者惟五得之

鼎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六爻有鼎之形二象有鼎之用故為鼎〻重器也人主而能奠鼎爲革命之後創立新制法物以養天下則治化大行億萬載之業在此始創矣元亨

有以定鼎言者有以保鼎言者觀上卦以離火革兌金而鑄物象以成鼎体則宜主定奠言而木火為鼎之用在人事則為經綸以調燮之耳元亨根調燮來但時說多從保鼎說則元亨者謂保鼎于无虞天命永凝人心永戴也

讓溪曰彖辭曰元亨者二卦大有乾在内健也鼎巽在内順也離明之德同也居上克明而健順之資皆足以善治故皆曰元亨鼎曰凝命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全彖合旨

鼎重器也惟德可以主鼎巽聰明柔得中皆德也而柔與得中又根巽聰明來聰明又根巽來盖惟心思沉潛深入乎義理然後能明目達聰成其聰明之德不然心不細入而理稍未徹則人情世故有所不通而耳目蔽矣必不能温柔也居君位有忝也必不能虛懷也賢臣誰為我輔也安所得元亨哉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何取哉卦体初陰下峙為足二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
為耳上陽横亘為鉉有鼎之象也卦象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
飪有鼎之用也故名鼎然豈可以烹飪而小之哉夫聖人主鼎
上凝天命有享帝之典下維人心有養賢之舉然享帝用犢養
賢用饔飧牢禮皆用鼎烹之而後可將其誠敬鼎之用大矣哉
是鼎也惟有德者主之卦象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
是遜心觀理而耳目聰明之不蔽其德盛矣且卦變陰進居五
是徽柔之主居尊應天德也凝而鼎命維新也且卦体得中應
剛是純心之主虛中下賢德之感而鼎祚有輔也以是德而主

鼎所以能奠鼎之重蓋鼎之用所為享帝享賢之令主也是以
元亨
首節見鼎之重而主器甚不易也享帝享賢不可平對惟有鼎者
能享帝然享帝亦為主鼎設也此非重鼎重主鼎也蓋聖人所以
凝承天命至重也器不可无輔惟養聖賢以佐重器則天命永而
帝可常享其鼎固矣
二節通節重德舊說分德位輔三平者非又有重德輔而位遑不
重以下二句與上句對者亦非柔進句重柔字上行不重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所受之

實位不正、何以凝所受之命故洗滌以正其內端拱以正其外无時无地而不正于以凝乎天命焉

正有端莊安重意位非徒君位有君道在凝有安固不搖意正位所以凝命也　巽順聰明得中以修其身者是正位之謂也

房玄齡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宝之位〻天所命也鼎三足而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　陸庸成曰湯武革命湯以顧諟凝之武以敬勝凝之故　正位者正吾心之位也鄭氏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即凝其改之者也盖变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也知改而不知凝則天下之亂滋矣　取象正位象離〻為聽政之位巽象巽〻為命

爻合旨

質卿曰鼎之器難全鼎之用難妙在初有顛趾之患二有實而我仇之疾三有雉膏而鼎耳革四任重大而憂覆餗惟五黃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全其器而盡其用故曰大吉无不利嗚呼難矣此无他也不知器之重而正位凝命之意微故難如此　汝吉曰舉鼎在耳〻鼎之主也安鼎在足〻鼎所載也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央用二比之為疾四應之為覆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為耳革上舉之為鉉玉貴中之　經繹曰鼎初滌濯二三四有實矣于是鉉舉耳以行薦之而鼎之用盡于此

楊止菴曰六爻皆以行為善鼎器本止〻而后能行苟不止而驟

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后動行斯正也

李西溪曰全体一鼎分上下体為二鼎上体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体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四賴初為用猶鼎賴趾為安而陰不勝任以致四之覆餗然因其有負于四而儆戒震動以去陰柔之否惡象如鼎雖顛趾而出否未為不利也此與得妾以其子者何異天下之因敗為功因禍得福者大率若此舊染之污不足為累矣何咎

此爻與九四相形顛趾出否應四之象得妾以其子又顛趾出否之象見因敗為功不可以顛為不孝也取妾為室于禮顛矣而因得子顛而利也　謙溪曰下之于上甚无樂乎其苟從也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從義也

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取象在下趾象應四趾而向上顛象初陰妾象巽下伏震子象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似悖臣道矣而實未悖也何也失于始自改于終所以利出否者正以舍舊圖新從乎可貴之德而不負所托故未悖也

未悖句且虛從貴正是未悖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然只重取新不重應四舊不出新何由納傳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　易以陽為貴陰為賤

蘇子瞻曰夫鼎聖人所以正位凝命烹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烹而並熟而善者棄矣故及其未有寔而顛之以出其不善猶為未悖如待其有寔則夫不善已汚之矣夫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無寔聖人之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鼎以出否為利而擇之太詳求之太備天下無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為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剛中經綸素豫鼎有實之象也二五正應而密邇初陰不幸為小人迫求是初乃我之仇而為我之病者二能剛中自守小人自不能近焉則德不虧而用有餘輔鼎凝命皆由之矣吉

葉氏曰初陰方求比暱聖人直指以仇〻則有疾〻可使即乎兩着我字明二自為主也不曰使之不我即而彼自不能即所謂不惡而嚴欤　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有實則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為享者也宜慎其所之而變吾鼎也惟慎所之則雖我仇有疾自不能浼終无尤也
慎所之恐其能即而陷我仇之疾也六五都舉鼎之柄二當慎所之以從正應不可二也我仇有疾何能為我尤哉大抵有實德者往往自恃而忽意于小人故教之以慎耳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為鼎腹上承離体本有雉膏者也然舉鼎在耳行道在君而三越五應上是舍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道无由行雖有膏澤不得下于民也故為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固有悔矣

李鼎貴行无鼎

革其得正非果于忘世者苟能以義自守則時[illegible]遇合悔亡虛也且革者續塞者通而雉膏見食也終吉
鄧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以耳鼎耳革失其耳也失其所以行之具也故曰行塞傳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而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故吉○取象互為鼎耳卦下巽上離三四乃变革之地故取革象離為雉此巽也而稱離象見九二鼎中之實乃文明之腴六五文明之主所以資者紀聞曰顛趾為四而顛也折足為初而折也耳革為上而革也相因而取者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鼎耳革則不仕无義矣

讓溪曰鼎與井之九三皆陽剛得正居下之上而五非正應在井則渫而不食在鼎則行塞而雉膏不食其剛之藴不得施用同也井曰王明鼎曰方雨其有俟之道同也然井渫不食失在汲者故曰求王明受福也鼎之舉措在耳鼎耳革失在越五者矣故曰失其義也方雨虧悔陰陽相求而和是君臣之相求其道一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以大臣任重公餗頼以維也宜求賢勝之乃下應初陰委任匪人至于敗乃公事如鼎折足覆公餗爲罪无所逃宜不免乎刑渥矣凶

初未有實故顛趾則出否而利四有鼎實故折足則覆餗而凶

蘇子瞻曰鼎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四則溢而覆矣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李鼎祚曰餗雉膏之屬也亨以享帝養聖賢非遂其私故曰公餗 此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任重固以臣扶重器自許令負托取敗于向者自許之信竟如何也

信如何此聖人善感動人處四只任用匪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

以理論四之罪、眞无逃矣、

程敬承曰、三之耳革雉膏无用失君臣之義四之足折公餗盡傾負生平之信夫信義之于人重矣失義與信則上負大烹下負吾鼎恥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喚醒之。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是純德之主弼以賢相猶鼎黃耳而貫以金鉉也正位凝命不假言矣但利于任賢勿二始終无間而貞固爲耳、

離中言黃晝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擧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質金故曰金鉉 程敬

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能納剛正以自擧也 利貞戒詞或者爲陰柔設耳 取象利貞貫鉉將行必正乃无傾覆也或云鉉在耳上以擧鼎上九之象非二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五曰黃耳者言其虛已之誠出于由衷非矯飾襲取之所爲也中即行中之中在任賢上見不可如時說以執中之中言中德至于充滿積實未發爲實体已發爲實用也云云、

一說唐凝菴曰五无實以其中下應九二之剛而行之以二之鼎實爲實故曰中以爲實蓋五之耳本爲行實而設也 鄭氏曰耳虛而鉉實鼎非鉉无以擧耳々非虛无以受鉉々之實耳之虛中

受之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是大臣出治不吐不茹正直與忠厚並行也玉鉉之象則猷為盡善相道得矣推準動化相業偉矣大吉无不利

李西溪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体柔故貴剛上体剛故貴和離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

蘇子瞻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于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所以養聖賢也　鼎以上行為成功故兼吉利所謂大烹舉而仁賢在位聲香達而帝命用休也

易述曰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井上元吉鼎上大吉皆養為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居上而曰玉鉉何也蓋剛而節之以柔與玉之溫而栗者一矣故象玉鉉也

爻言相業象言相德然雖言德亦在治理上見葉氏曰玉鼎者柔而中輔鼎者剛而節君相一德可以奠鼎于不傾矣

一說陸婁東曰五耳也虛以待鉉柔以內剛君之聖也上鉉也剛以為質柔以為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

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王

震䷲震下震上　艮䷳艮下艮上

陸庸成曰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位起于震而止于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為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于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爻為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于終也動不于最下則无力止不于最上則未至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艮陽最上者獨吉

震䷲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陽始生有震動奮發之義二体皆震故名震是長子主神器而震動不寧也危者使平有亨道焉震亨何如蓋无事之時當

不來句定以字有矣震未言謂與不合當時之水者非

若震來而虩虩極其恐懼則足消未然之患笑言啞啞而安樂自如矣雖有變故之大如震驚百里然心有定主事有常度不至失其所主之重也猶主祭者不喪其匕鬯焉震之亨也如此

震有二義有變故之震有人心之震無之　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個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震驚二句只是足笑言啞啞一句

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虩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樂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笑言啞啞即在震來虩虩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

平時養得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喪
匕鬯神明在念匕鬯在抱與奏格无言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
匕舉鬯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于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
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匕鬯以祭之象
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
惧主治者憂勤于无事之時則中有定筭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全彖合旨　全彖只完震亨二字洪覺山曰虩虩非為福也動心
修身以求吾此心之天則耳則法也福之實也震驚百里不喪匕
鬯皆所以為啞啞而有則者亨之道也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

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而曰亨者蓋國家安危係人主一心心能震動則必亨也震
来虩虩者蓋福生有基恐雖非福乃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者
蓋恐懼之後觀変已精應酬自有法則故得從容安樂言笑自
如也　又曰震驚百里言大変之卒臨遠近人心為之揺動
猶雷震而驚遠懼邇也人情當此易喪所守乃主器長子獨能
太然无失如不喪匕鬯焉則持重之德真足主持重器故出其
德以守宗廟社稷而神靈有所憑依可以為祭主矣此震則必
亨也
恐致福此猶未致福惟恐可以致福也此句最重以下後有則及

驚有相天変言亦可

為祭主正是福

震驚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此節本後有則来一直說下盖惟其有則是以雖有意外之変而出吾疑定之神以當之可以不喪匕鬯九廟之灵頼以安妥而為祭主也可為祭主是觧不喪匕鬯之意原无脱　出是長子已継世出而為君者非許其将来也玩一守字見宗社幾危可以出而奠安　易以乾為君象震為太子象成其為子則君矣震之懼所以法乾之惕震之動所以法乾之健能動則健矣　長子将成其為君以主社稷之重可不懼乎故曰國家之安危在長子　取象震固雷象外卦為遠内卦為迩内外震是驚遠懼迩象

一謂君子无性天非敬晴非固玉而炎丸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洊至震之象也君子以変故之来皆入所召故心存恐惧而修飭其身思省其過乃以彌天変也

此君子以震自治也天威洊至聞者莫不恐惧而君子不徒恐惧必以修省継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无非為宗庙社稷圖安計也

重修省邉恐惧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変已而休即臧膳徹樂亦文而已何以回天心也　雷連聲曰洊恐而又惧修而又省皆存雷重震象恐惧即中庸戒謹恐惧也以心言修省以事言恐惧所以修省也　有以恐惧修省俱以心言者

淮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惧脩省四字恐惧非遑惑也修省

非矜持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修省可謂奉天矣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震義有二有震于事者有震于心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虩虩之震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君子啞啞之樂也此謂震而亨也

汪都山曰恐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憂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卦之震來虩虩初之後笑言啞啞與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皆震于先事而懼之于始也二之勿逐得三之震行无眚五之无喪有事皆震之已事而慎之于終也四之震遂泥不能究為之[illegible]後為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然君子之震慎非怵于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實心修省者又畏天之實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吾有之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所主之重真可守社稷宗庙以為祭主祈天以永命矣

項氏曰初四爻乃震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　震六爻皆以震發端除九四外皆有善終之道所謂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

初九震来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是平時能虩虩然恐懼修省也始于

憂動終于逸樂爻語自若而吉矣

此一爻足當全卦之義故爻詞與彖同而以吉贊焉增後字表初義也初字最重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解與彖傳同但彼以君道言此以君子言須知初之致福慎于始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乘初剛是以柔弱而當強暴之憑陵震之來而危厲也勢之不敵如彼何哉為二籌之惟有退避一策可以圖存但當棄其所有遠遷以避其鋒而勿與爭則中正之德可為善後之圖矣是始也如喪貝而躋于九陵勿逐其終也所喪者不求自獲為

七日得

此如太王避狄迁岐而終能存周沛公避羽就漢中而卒以入関者初為震主剛動上奮銳莫能當危可知矣億是籌度也係否不避非也避而不遠非也喪貝與不喪亡咎相反九陵遠避象程敬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迫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震者其喪也乃所以為得也勿逐當連上為義是緊關字中正自守正于勿逐處見得七日得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也臨川曰有墮甑勿顧之達當有珠去復還之喜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震来厲二惟乘剛故厲也豈德不足哉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六三居陽不正是履災危而猶不知恐懼修省者馴至變故愈迫而精神意氣消沮渙散為震蘇蘇之象是其眚也皆由平時不知警惕以至此耳若能震奮其行而恐懼修省焉則危可使安无復蘇蘇之眚矣

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蘇三以不正遇震故蘇蘇也蓋中无主而不自振矣斯時也若无變計遂為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是也若有變計始能處乎禍患震行无眚是也行字重即恐懼修省也震而不行亦徒震耳人于震蘇蘇之時只振奮激發有改圖之意便謂之行便謂之无眚　潘氏曰此初九之餘威而三受震之蘇也眚由內出內自修省故得无眚震蘇震驚之震也震行震起之震也二中正勿逐而自得三不中正能行則无眚

覺山曰凡震之來其莫禦也當避之如躋其未及也當自修如行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何以震蘇蘇哉由其處位不當行之不正也所謂安危利災樂所以亡者耳

九四震遂泥

震剛德之首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震也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而失剛不正陷于重陰之間是溺于聲色利欲不能自拔

者也安能免于泥乎終沉淪而已遂无反之意處危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行也震道亡矣一味沉溺到底矣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理乃失其剛而致遂泥豈復有光亨景界乎

曰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吉曰震行則心光亨如雷行并重陰而出

葉爾瞻曰三發當字猶需之貞而發光字猶需之光亨

六五震往来厲億无喪有事

五以陰柔當震時是才弱之君履國家之變往来皆厲人情至此易退避矣五幸得中既不躁率以激変亦不委靡而失机以此度之不惟宗社未至淪亡且可圖恢復而有事也

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湲來數経事変无時不危也與危而行為震往来厲然雖往来皆厲而九四遂泥之威非若初剛上奮而如二之喪貝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非二之純陰而乘初剛者比故能无喪有事盖六五處震之成以柔居中静而有主動而常定无所喪失也事即恐懼修省之事也惟有事雖厲而亦安也善處者六五得之不言吉而言无喪得免于厲即吉也 陸氏謂萬〻曰億无喪言萬〻无失也

象曰震往来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来厲以陰處震才不足以濟変危與行會也此正宜勵事之秋惟中德以善其事而修省之密且能易危為安矣豈特无喪已哉
姚承菴曰震時以震動為中其事在中則必能震奮有為故曰大无喪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人不急于所事而惟覬其无喪故先舉其事申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无喪也
程敬承曰六二震来厲五往来皆厲五之危甚于二矣乃二則億而喪五則億而无喪何也二乘剛而五在中也二能退而自守以不妄逐為中故喪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自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陰處震極无才而遇大変者也故當震来而志氣索索然消沮瞻視矍矍然徬徨也以此而往中先自亂凶矣此惟不早圖耳誠能警戒豫備于震未及躬而在鄰之時何難此索索矍矍之咎哉然終无應变之才縱早防之亦不免意外之患如婚媾有言况不防乎益信防宜豫也
矍矍根索索来凡人驚震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為視矍矍卦凡四陰皆陽所震為隣然一三五皆與陽比有受比之義上六

獨居卦外不比于陽有遠離事物以免于震之義故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四于上同体有婚媾象四震動而終連及之勢必至者不可不畏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而索索由其中心未得也此必平時以畏勝之乃得耳所以雖凶无咎者言震方在鄰乃鄰所戒也及此畏之則畏在事先有備无患故无咎也

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于其鄰而于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畏鄰戒非真有所謂鄰者古人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畏鄰戒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此豫之道勝也

通卦凡二十一震字義各不同并雷震之震以雷言實指天变說震驚百里之震亦以雷言實指事变說震亨之震本雷之象言實有震動之義卦辭震來及爻詞開首一震字皆主变故言而示人之當警震行无眚震不于其躬二震字則又主人之振動奮發言蓋雷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事以承天變也

艮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上下皆止故名艮在人則天理當然之極衆動于此歸根猶一身惟背為止也有能止于理而不迁如艮其背焉則心

動夫全
[illegible]艮皆
[illegible]行其
[illegible]八輕
[illegible]止不
[illegible]于对

與止一而止之外无心心之外无物由是靜也渾然天理宅中而一切耳目口鼻之欲不汨其真見理不見已也何有其身乎由是動也純然一理運用一切聲色臭味之感了不關情見理不見人也非行其庭不見其人乎動靜皆定內外兩忘之人生之初毫无愧怍何咎

此聖學得止之妙艮背止于理而不迁不獲非无身獲天理所當獲而不為有我累也不見非无人見天理所當見而不為物交移也 蘇紫溪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為身也知有我即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為人也不能忘物即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為止惟艮其背則時有動靜心无動靜獲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无獲也見所當見即人情世故了不相關見而若无見也 程敬承曰艮非離行為止止非絕人求靜于行庭二字見得惟行庭而不見斯身无人見矣故彖言止便言行

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于意而逐于物者皆緣所獲因所見以馳騖有心不能无我有我不能无人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艮其背止寂然不動之本体也耳目口鼻四肢皆在面惟背為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于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為之輸是以无用為用者也知其所而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而忌言心心活

物也著認心不得然誤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无獲身耳亦非絶人但无見心耳故艮兼背以名卦猶咸去其心之謂也

取象无心之感為咸反身而立為艮一陽隆在上背象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背則无欲故曰艮背　孔穎達曰人所見者在前而背則无見之物也惟无見則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雖近亦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卦名艮者止于理而不遷也然止貫動靜豈膠于寂哉行乎其所當行即止乎其所當止也不外一時而已時止則理與之俱止焉時行則理與之俱行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動靜不失其時焉則无欲動欲靜之心亦无惡動惡靜之心隨時現真纖无障蔽其道何光明乎此艮止之妙也　詞曰艮其背何哉蓋此理隨時隨在各有當然之所即其所而止之也于卦何取哉六爻上下陰陽敵應而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是理欲不混淆應乎感而无與乎感也是以一理為主萬累皆空内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也此止所為内外動靜為之兩忘一順其時而已矣

全录要看得止字。與時字。道字。所字。合一。盖時在即止之道、在即止之所、、與道與時與止俱是。一樣。聖人恐人枯守此止而隨于寂滅故以時止時行發止之義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止、也、時行非以行為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時字與二則字何等圓活行止不以時猶然有行止心了却不是止行止在時不在我此心原自凝然不動方是真止程敬承曰艮之義非一于止而不行也惟吾之真止不迁而已真止之不迁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行止也惟行止以時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却无行无止我曽不一起念也太虛中何意必固我之為障其道豈不光明 盧中菴曰光明進是他止的景象所謂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空洞洞之意

同說頭者止之時不止亇非之

只在內外兩忘而此心澄然无事上見得若心寄于行止則有所牵制便不光明矣 楊敬仲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當其時猶未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為光明而後為得易之道

艮其止止字即背字下所字謂所當止也非方所之所、與時非二件止之時所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行時止即止其所矣非謂時無定而所有定也有定即方所矣上下作內外看不相與即從敵應看出盖止非與應相絕但有應即有與應而曰敵只是主乎理而不牵于私是以不見人已而吾心光明之本体依然不失耳

洪堯山曰艮其背何以曰艮其止也人身惟背无動故无欲无欲而止是謂之止其所是謂之上下敵應不相與凡八卦六爻皆敵應獨于艮言之者盖艮之象兩人相背而立兩不相見故无與也初四不相與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與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于內不涉外境事止于外不入內境內外兩不相與各止其所故无咎　要識得心學原無方無体玩一時字可見楊敬仲曰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本无止本无所今曰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所之止真止矣此由妙于時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相峙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君子以人心之動起于思妄動踰于越思于是以之止思焉非不思也思不出其位而已終日思終日未嘗思時行時止而實无行无止一不動之体也亦如山之止耳

聖人恐人以不思為止故說一思字以見心之官則思但思不出位即是止体位是心位止之所不出位即止其所　王氏曰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照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变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无思則泥空有思則逐物无思而无无不思无不思而无思千聖之絕學也

質卿曰思自有本位從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　劉調甫曰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

不出非不領外之　孝仁字　妙

止〻于无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易之咸言感也艮言止也咸非徇物止非坐定要之于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无淂于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為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絶物之心為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動也何也為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艮身靜也敦艮靜也何也為其徇理也至若咸其脢者以定寂為高艮其限著以局曲為守知靜而不知動知當而不知変較其守若異遂〻拘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无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為艮則日酬酢日泛應知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為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于動靜有无之間者其孰識之

陸庸成曰卦以艮背言通全体之樞而會其極也爻則各隨其所處以為艮是一体之止也然人身為背不動五宮百体莫非動物爻各于其動處止之故下五爻皆囿于一体而未能盡止之道独上為成卦之主于當止之地而能止為所謂止于至善聖人以為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詞獨異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陰柔有貞靜之性艮初正能止之日故念慮初萌即能止于理不動于欲可无咎矣此即貞也但心學不徒知止于始而貴安止于終永守此貞不以始終渝焉乃為利也

潘雪松曰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于欲也脚跟不定全体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用力者也故以永貞為戒唐凝菴曰止之力在終故于初而欲其永耳　玩一永字直要于敦艮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者心之本体妄動則失矣初能艮趾則能止于方動而本来之正体未失也

洪覺山曰初居不正而以為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六又以在初之心未動于欲故可不失其正永者不失之謂敦之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二當腓處而居中得正是天性常定止之波蕩而不揺者也艮腓之象然君子之心必人己兼成而後為快三位乎上是二所隨也三失所止是二當拯也顧陰柔僅能自守不能匡救于吾儒成物之分量終有虧也豈能快于心乎

一說腓不能自止隨止而止者也艮主剛故其隨在三然在艮思艮本不欲隨但行止不得自由隨不能拯豈能快然甚矣得止之難也以有隨也隨則不止矣然則欲快于心者必識止无所止而

後止得自由彖動靜不失其時由已故也　心不快即非靜体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豈二之過哉三不肯退而聽乎二二安能如之何也二之病〻于過柔三之病〻乎過剛二與三皆有心字〻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聽乎二故厲薰心

一說咸之三曰執其隨夫子曰志在隨人此隨字宜以隨人言盖君子艮止之學原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六二艮腓則不能拯而反隨之以行此心後〻安能快然象曰未退聽也言未能退而聽命于心也天君為主則百体從令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人之一身趾腓身輔皆可止也獨限為一身関要時屈時伸乎可止也是事當変通時行時止不可執泥者而三以過剛止之膠固而不知通則于事勢物情大相乖睽而困心衡慮無自得自安也豈但如二之不快哉象限一止而分列其夤危厲至于薰心也

此惡動求静一味強制而反動其心者告子之流也三以一奇橫一卦之中有限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象限分上下夤列左右各止其所无相資相待之意故薰心〻乃六四象列夤薰心事勢窮促物情齟齬伸不能縮不能身窮而心躁也　時行時止乃安心之法玩初六正字則時止以止為正時行又以行為正二艮腓

役于有動之心而不知止。三艮限倚于有靜之心而不知行。皆非正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人知厲薰心為列其夤所致而不知艮其限即所以厲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靜止之性當靜止之時一身之視聽言動與時偕止焉則靜[illegible]特其道光明何妄動之咎

唐疑菴曰三以限分上下[illegible]截四艮其身則通上下為一身矣耳目手足渾身是止非有所之止矣　鄭孩如曰四當心處不曰心而曰身者心无乎不在者也有在則為血肉之心矣趾也腓也

而心在焉限也背也輔也而心在焉曰艮其身而後見心之大全而後見心之不滯于一處此所以化形色而為天性也　程敬承曰咸四艮四皆心位而皆不言心蓋咸不可有感之心艮不可有止之心也有感之心則不能化往來于一心矣有止之心則不能通上下為一身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豈枯寂哉亦以衆動莽於厥躬而妄動亦起于厥躬即從躬處止之耳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也

躬乃身之動于行者　疑菴曰爻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艮趾雖行猶不行也艮輔雖言猶不言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似有失言之悔以其得中故心本安靜而言不妄發、、必中乎義理之次第悖出之悔亡矣

葉氏曰輔者言之所出在頰兩傍不待動之頰舌而先艮其輔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非緘默之謂也　序者義理之適中也　洪覔山曰慎其所止者惟言與行而已言有序則其行可知趾腓股者行意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何以艮其輔哉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五有中德故言不妄發、、必當理也大哉王言由于一哉王心也

象詞之蓋此爻備之

艮輔非在言上用工當黙而黙心之時止為之也當言而言心之時行為之也

上九敦艮吉

上九陽剛則德性堅定止極則真積力久故動静各止其所而始終不渝敦厚于止者也此德盛仁熟其道光明者乎吉

彦陵氏曰諸爻皆取象人身之一惟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身猶有矜持之迹在敦則不依形而立矣渾身皆心化形合神是之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之謂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聖學慶始易厚終難敦艮則能以厚終矣故吉也
終即止之極厚終操存完固若、、、加厚然唐疑菴曰厚終正與初利
永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步難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為一
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厥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　白氏
曰逐爻本動各強止之獨上九不由牽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
終也

漸 ䷴ 艮下巽上　歸妹 ䷵ 兌下震上

紀聞曰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事以未成夫婦而名
卦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
名卦

備成曰以巽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
之子于歸也故其吉也惟其貞也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
為歸妹女悅男而動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
漸與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否反
為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保而四順以巽也歸妹本
太卦因三四不交而太反為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
愆也

漸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下止上巽未進而能止方進而不急故名漸夫六礼備而成婚

漸進莫如女歸為士者不聘不起不願不應不傳贄不臣一如女之歸焉乃吉也此貞也所以敦廉恥持礼義也守此貞而勿苟且以赴功名乃利也

重始進也漸即是貞照咸卦看仲虎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時說有以漸了又要貞主未進方進時看謹于進止又必審于出處也不如前說為長

全彖合旨 時說以其位剛中利貞順巽剛中漸進似不融洽又以得位進正兼君臣言亦非釋利貞之本旨

全彖宜重君子邊進得位節不必挽入君臣見君子正邦之功惟

進以正者收之所以進不可不正也況為君者德秉剛中正以艮道合之會可不以正進乎此所以止而巽而不窮于動耳止巽之以正也動不窮正邦有功也則漸之吉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卦名漸〻進也漸進莫如女歸君子如之則吉也 何以曰利貞其卦变進而得位往而建功立業必有功也所以然者何也進以正也進正則可以正百官正万民邦莫不正矣所謂得位有功也此所以利貞也 又以卦体观之九五以剛居中是為君者其德剛而不過威而不猛以正而主正邦之治矣況臣可

不進以正乎　惟卦德艮止而巽順是既恬靜无求而又紓徐不爲乃能善其動而不窮于行道也此所以進正而成正邦之化哉利貞之義可見矣

首節女歸吉釋漸進即包利貞意在內以下俱釋利貞也二節下二句申上二句朱漢上曰位者待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无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上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大抵君子之進正己而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故正邦必進以正也　其位與進得位不同專指五也剛中以君德言有謂居道以下賢爲中主下賢說者　止而巽所以漸進也上文止說漸進未見所以漸處故又以卦德言重止字得位在此正邦亦在此所爲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以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磨而後化于是以居之法畜德優游厭飫无欲速焉以善之法化俗涵育薰陶无督責焉皆体漸之義也

要得漸意居與善即漸也胡氏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　居德者居之以善善俗者善之以德　潘雪松曰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迁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

非教令之所能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居修而不動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隆教化厚風俗皆從君子之身来非夙知而暮成者所能望也

六爻合吉

楊止菴曰漸以下止上巽為卦而彖以女歸為辭則女嫁之象婚姻之道也爻以鴻漸為辭則士進之道也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于止巽之象巽為進退艮為止于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然而女歸士進皆以正爲故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敗節犯義凶咎随之矣九三是也是乃漸之所以進也

陸夔東曰漸者進有次第不急遽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從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楊止菴曰六爻多言鴻象則以出處言下三爻艮為山故初曰干二曰盤三曰陸皆以山下水際鴻之進而止者言之上三爻巽為風為木故四曰木五曰陵上曰逵皆以木上風中鴻之進而巽者言之此皆言鴻之進也然有漸而不急遽之義焉初言干進之始也過此而盤又過此而陸又過此而木又過此而陵又極而逵此之謂次序不急遽也仕進者如是則能知止于進退之間君臣之義明矣象傳曰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進也六爻皆然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六始進无應是一新進之士名實未孚所處不得其安猶鴻之漸于干也吾甚為小子危矣危夫有詆毀之傷也然士固有躁進見擯者不免于咎初固進以漸也即有言亦何咎哉

時說以抑于下寮為厲而以厲與言平對分為二件非也有言即厲也即未得所安也然以艮止之初能不躁進于義无咎則厲且弭之矣

洪覺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木落南翔氷泮北归出則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争啄于稻粱而不知害是漸之[illegible]也鴻始進于水涯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衎之衎衎安飲食句是一句

提一義字見所遭不幸君子不必避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中正有德矣應五遇君矣是以德隆而位尊功高而祿厚君之不危享之无愧如鴻漸于磐而飲食自適也將成正邦之功矣吉

盤象位之安衎衎象祿之適詞平而意連不對更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德足以享厚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之安也

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温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應而共

成正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无漸進之德上无正應无與進之人則其進也剛愎自用人莫之與无以安其位矣如鴻漸于陸則欲進无以遂其進外不能利其行猶夫征不復也内不能舒其懷猶婦孕不育也凶何如哉此過剛之爲寇耳必捍其過剛歸于中正則進不妄而入亦應之征者復孕者育乃爲利矣
夫征婦孕皆進也不復不育不遂其進也禦寇示以自反也乃反其過剛耳 劉濂曰夫征不復者少男无應而上比于四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无應而下比于三失守而私於故孕則不敢育
程敬承曰三爲艮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詞爲征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爲逆止爲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 利禦寇時説言過剛之道无適而可惟利于禦寇不利于漸進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者剛愎自用遠衆獨立與群類乖離也婦孕不育者有剛无柔陰陽失和失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者能禦其過剛

頼佑如
上諱以
八言如
某請鉄
八已言
大屬巳
迮

則順止巽之道故群類相保其進不終鴻漸于陸矣

道止巽之道葉爾瞻曰漸時士君子類從漸進之道三獨過剛不中是遠衆類而獨行失其進之道也故難進耳豈非偏于剛者為心冦乎利用禁止之則剛歸于中乃為順德而與群類相保守其漸進之道亦可以遂其進矣

胡氏曰卦詞女歸吉以三四兩爻也爻詞夫婦凶亦以三四兩爻也卦以兩体論巽女歸艮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不當相應之位者為邪四女无歸三男之女也特相比而相得為私情之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心可見于言外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乘剛是大臣進居高位不幸在剛暴小人之上而見逼不安難免咎也幸其順巽善處彼雖暴不得加矣猶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而因以稍安也何咎哉

仲虎曰巽為木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以一陽昼衡于下有桷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趾連不能握木木雖高非所安也得平桷而處之則亦安矣象大臣遇強暴而能自全者或者幸得之詞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得其桷以四性順而体巽能順于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

一爻看
二止
巽紗

得安也
順是待人和易巽是防患周密二字不可平楊氏曰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平安之道 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亦不安于進惟順以巽可以免咎象曰止而巽動不窮觀此二爻可見矣

〇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之象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也二正應在下乃為三四之說間所隔君臣乖睽治功罔成猶婦之三歲不孕也然邪終不能勝正上下交而德業成吉

中九接

婦不遇其夫則无孕比臣不遇君二乃五之婦也二欲婦五三近止之歷四而五有三歲不孕之象 胡雲峰曰三以四為婦非正也婦雖孕而不敢育女婦不以漸也故凶五以二為婦正也婦雖不孕而三四不能勝女歸以漸也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弘化人主深願特始為讒間所以睽隔耳惟終莫之勝則明良道合夙昔之願得矣

〇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高出人位之外蓋賢達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若无用于世矣而清節高標足以廉頑立懦而表儀一世猶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為儀也有功名教矣吉
漸之極人皆趋于事功故表之以樹氣節　胡氏曰鴻進以漸而
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進退可法者也而獨于上爻言之
要其終不可亂也　一說以賔師言不作隱者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其羽可用為儀者以志意高潔功名富貴不可得而亂也此其
志可儀也
胡雙湖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国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
用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温飽上志卓然
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歸妹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兑以少女而従震之長男又其情以悦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
計其匹偶之宜者故名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矣但見方歸
之始非禮法之所容以征則凶既歸之後非室家之所宜更无
攸利
歸妹者少女自歸于人不待時又不待禮正與漸之女歸相反故
漸則吉而歸妹則凶漸則貞而利歸妹則匪貞而无攸利
程敬承曰征往也以悦而動自往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邦
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有主仕進言者士人守道猶女子守身女必六禮行而後歸士必君聘加而後出婦妹是士之枉已求庸者以是進身始則敗名喪節終則不能正人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名歸妹豈細故哉蓋人事之男室女家即天地感應施受之大義也何也天地不交則氣化窒而萬物不興苟男女不交則形化泯而人類滅息故歸妹雖為女道之終而實人之生育于此始也所以為大義也 既曰大義无不正矣何以謂之歸妹而征凶无攸利也惟夫以說而動是女子私情相合而非大義之正所以為歸妹也甚為女子醜也由是而禮教瀆矣故征凶者以其位皆不當是行淫溢僻固非大義宜有也由是而唱隨悖矣故无攸利者以其以柔乘剛是婦制其夫亦非大義宜有也豈人道之終始可若是哉

看終始字要

全彖就歸妹說以大義貫首節婦妹當婚姻字看既曰天地又曰人々字宜玩所謂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也人道相生相息與天地並皆賴此歸妹也非大義而何傳曰女之歸男乃生々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前者有終後者有始終而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

[病在世字]

二節說以動在女子身上說三說主而比震初有悅以動之象蔡子木曰悅以動為婦妹止而說為咸无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烏咸曰取女吉〻在取也以取屬男婦妹征凶〻在征也以征罪女

三節晁氏曰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〻制其夫之象行皆不順故无攸利征凶无攸利象詞獨歸妹兼言者天地之大義重之也易述曰說而歸之未嘗待也不以漸也此女歸之不正也女狃說而忘其順男率欲而失其剛始合不正必敝其終永終知敝安得不慎始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則澤隨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歸者終也夫婦之道當永其終則必始合以正可終也若以情之相悅而動則一時苟合後必有乖離之敝是故君子知之所以正始刑家而思永有終也

重在謹始　貭卿曰天下事但取襲于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于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婦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慮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于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歟

六爻合占　蘇紫溪曰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虛己求賢故卑宮惡食建鞀置鼓而不以為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為屈也此尚德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往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于无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于无其君是故簿書米鹽之賤往往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墟往往為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請往往為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嘗患无才矣雖然亦顧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則為君者固不可无虛中之誠而為士者其可无愆期之待哉

隨菴成曰歸妹六爻俱无夫義獨六五震体之中為長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為衆娣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為之娣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无應位列陪臣為歸妹以娣爲陽剛之德不能大展僅效一職之能而已猶跛之能履不能遠到也以是而往隨分亦可自盡吉

六爻宜主往進言時說多主歸妹言今並存之以後爻象皆然女歸為正室者君上也有應也初居下无應側身奉君不當正室婦

為從嫁之媵妾而已故曰以娣初剛本能行而以娣自居行不敢
正故曰跛能履吉者蓋跛不能專行必有倚傍娣妾之道承正室
以行則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以娣其位雖卑其德則賢以陽剛有恒久之德也故謂之
跛能履者以此恒德而相承其君則因分自盡可獲吉也
程敬承曰凡事惟得其恒者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歸妹
恒之变而曰以娣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謂以久于娣為心終
其身不敢有他念也跛能履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也
丘氏曰娣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
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見
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于初曰以恒
于二曰未变常惟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有賢德也而正應陰柔不正遇非其君豈能大展謀
猷乎猶眇者之能視不及遠也當抱道而隱利幽人之貞可矣
九二賢女而為正室矣惜所偶不正不能成内助之功也故為眇
能視苟鄙薄良人而敗節失助便非婦順又當利幽人之貞蓋幽
人无賢君猶女子无賢夫也幽閑貞静原是女德故以為喻 楊
誠齋曰幽則至静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踰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平生所守是其常也利幽人之貞則抱道守正而不變其常矣幽人以終隱為常女子以從一為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當也

孫質菴曰以命言則初薄于二以德言則二賢于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娣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乎

一說二亦為娣其不言娣者仍初九之詞也陽本能行能視而不敢正行不敢正視者安為娣之分也 取象初在下取履象二在初上取視象婦道行不踰域窺不出户故履不直前視不遠瞩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二陰不中正為悅之主是无德而徇利祿者此明主擯去之類羞稱終身于可賤而已象不正之女人莫之取而反歸為娣也羞甚矣

須待也无適故須然雖待而猶不得所適反歸以娣終于卑賤非如初之居卑賤也蓋女之德莫貴于陽剛中正莫病于陰不中正莫貴于以正而合莫賤于以悅而動三以少女從長男以悅而動媒妁不通衆吉不納徒以情不能舍妄意待之而匹配有常可妄待哉不得不及而歸蓋一失其節歸而已賤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言其居位不當是德不足而行可鄙故人无用之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陽剛居上体而无正應是剛正之士不遇賢君寧過仕進之期而不仕如歸妹之愆期爲所以然者非懷宝而迷邦也正欲藏器以待時耳是遲歸自有時也

愆期非人不我娶乃我不輕許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々自有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非以常期爲時也

三四皆无應也三急于從而反歸以娣四不輕從而遲歸有時何也三陰柔四陽剛也陽剛在女子爲賢正故能德不能待也士之有貴自賤如之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者志豈不欲行哉蓋有待而行正以待夫時也

志字宜玩貴與賤在人之志耳愆期之志貞志也此動必以正否以說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　惟恃德爲能有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應二是純心任賢以誠不以文也猶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爲盛德蔑以加矣猶月幾望爲則得人致治何吉如之

帝乙商之賢王最能重婚姻之禮雖帝女至貴不得失柔巽之道有驕貴之志故聖人特取爲言君女君也貴人之歸豈假容飾以

悅人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良者良在德不在袂也月者至陰之精而群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象德盛也 仲虎曰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陰尊而謙降女德之盛无以加此矣
一說幾望而光未盈象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陸氏曰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五雖貴高常不至于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吉宜家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誠心下賢如帝乙云云良也以其居上体之中有中德之貴也以貴而行下賢之與誠悃有餘安事文飾哉

德以中為貴說一貴字則華靡在所輕耳 凡能把外面許多艷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個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士之仕也猶女嫁而乘筐士娶而刲羊也其有德而仕也猶承筐有實以成嫁刲羊有血以成娶也上六陰柔无德居中无應欲用于明時而德不足以見知婚娶不成之象也女乘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烏何有匡濟之利哉

上一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承祭祀也乘筐无實刲羊无血宗庙不享未成為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因其无終不以歸妹許之

蘇子瞻曰歸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无終敝者哉上六則敝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好存實亡之象无實无血皆實亡之禍也彖曰歸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備其凶之全也君子知其敝可不思永其終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无實言其无德而空懷欲進之心何異于承虛筐乎

豐 ䷶ 離下震上　旅 ䷷ 艮下離上

陸庸成曰上篇為噬嗑賁下篇為豐旅四卦俱得之離明故大象俱有用刑之義克明克斷王者德也雷厲電照王者勢也知晉為晝明夷為夜則豐之為日中可知矣山上火舉旅人征也守雖久明旅人情也知家人為內睽為外則旅之為客可知矣

豐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以明而動智識精明才猷振起以此爲治何功不大故名豐則天下一統享孰如之王者至此固可喜也而盛極當衰亦可憂也然勿徒用憂恤宜持盈守成明動不過其則如日之中而不昃焉則豐可常保矣

此戒于方盛也正假之照註王者至此或曰惟王者能至之盖盛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此何等世界似无可憂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宜日中正保其盛也日无常

豐明不過正……時與

中之理聖人特借以言治道耳　豐而宜日不可過動之意日而宜中又不可過明之意蓋天道日中則昃世道盛極則衰不以盛大自修宜守常不至于過盛也

全彖合旨　全彖重明字照天下即是明以明而動則非妄動尚大則妄動矣此過用其明也宜日中者明不可過用也蓋日惟其中方能過照天下若過盛則昃而天下之物有遺于所照矣明惟其中斯能普照天下而照天下者自然不敢尚大若過用則必尚大而天下幽隱必不能坐照矣試觀日有昃月有食天地有虛者以過中而盈故不能保其常盛耳况人主處豐可自有其盈成乎故用其明以照天下則可用其明以尚大而驕動天下則不可

蘇紫溪曰君子不能使造化无日昃月盈之時而能存其日中常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為造化用而為吾用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卦名豐者車書一統治功盛大時也何以致之君德莫先于明不明而動其動也妄卦德明以動是聖智運為神武動罔不臧治功所以盛大也故豐　但王者至此每過用其明而有尚大之心所以曰王假之者言王者至此志驕氣滿而尚大也是則可憂也是必此心常在天下而明用以燭民隱不用以哆廣大

則豐庶可保也此詞所云宜日中也何也盛極有必衰之理
也日過中則昃月過盈則食雖以天地之盈虛亦與時而消息
不能常盈也况人國天地之中鬼神乘天地之變化者能常盛
而不衰乎此所以大不可尚而明不可妄用宜日中也乃保豐
之道也

首節明動不可對須玩以字
二節尚大大字與前大也大字相應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
時志意高遠不期大而自尚大也照猶照臨之照歟承曰人主一
心尚照臨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之意上云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
昃危之也若曰日中正恰好日中便當昃此處切須仔細何如大

无憂
未節不重盛極必衰正見豐不可恃而貴先時之防以保其盛也
如聽命于時則非矣盈虛二字不平正天地之盛衰也時氣机也
人以人事治亂言鬼神即天地之運用風雨露雷之類

蘇氏曰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至于極盛而曰王假之勿憂宜日
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
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
詞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无豐
豐非聖人之事也　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
足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豐之象也君子以保豐在治其釁孽法電之明以折獄是非曲直惟明克允也法雷之威以致刑輕重小大惟斷乃成也則天下无遁情无遺姦保豐之道也

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的人畱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蘇紫溪曰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曖難以盡知法之軽重出入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寃民矣

獄者刑之未定刑者獄之已成

姚承菴曰遏惡揚善以防釁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消奸究之氣所以持豐㧻為世道慮也

六爻合旨

質卿曰豐以五爻為豐主二之發若發乎五也四遇夷主欲得初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患五得中豐暗而有可發之明六則豐暗之極而不可輔者也初九去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蔀

彖言日中宜照天下而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沬之異明之過反為不明也君子不憂蠱而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蔀上則過中日昃時矣

紀聞曰爻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无疑以剛遇

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豐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〻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覿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吉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三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吉凶之斷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豐之時非明无照非動无行本相資也初為明之始明有餘而動不足必得動者配之而後往可成功也何幸于四而遇之也其動可資是遇其配主矣夫才力相敵若有相嫌之咎而所為吾配雖旬何咎哉往而相從能成其豐而有尚盖明動相資則能和衷而致豐矣

以初九為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初之明得四之動以為助故初謂四為配主也妙在遇字遇則配〻則无咎而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與四雖旬亦何咎哉但不可過耳降已以相從則可苟恃陵其上而求勝之則兩賢相厄豈獨一身之災其如社稷之憂何

程敬承曰初與四均敵而以為配主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為旬矣旬則配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上人之

心可乎。蔡晉江曰雖旬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
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啚天下之公此則營一己之私也或曰
明不可過過則有昃食之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為離之主明臣也日中之象應五暗主震動于上精忠无
以自見是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无覩故為豐其蔀
日中見斗之象往而諫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明彼方
有好大喜功之見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无疑乎得无疾乎
惟積誠以感發之而後蔽可開也吉
豐蔀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明不足照天下矣故繫接日中句徃

積氣內
非屬外
內發明
句截矣

得以下求以格心之善。了凡曰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
有孚發而曰若者以非發之之也正與豐其蔀相反反疑為孚反
蔀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者五之暗以于志耳此志惟精誠可動非可口舌爭
也
程敬承曰信者疑之對也君以疑吾以信則志可發矣發如樞机
之發頓懷惟於耳發發其明也君雖暗而此心自有真明也志發
則疑亻又作疾大抵爭暗主德可暗裏發明事明主最怕明終
之暗此五之來章猶賢于上之自蔽也

其主豐居闇何以致豐敎鄭説以四為主作臣蔽説妙台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三以至明應上之暗君受蔽甚矣為豐沛見沬之象雖有剛明將安用之不猶折其右肱乎此固君之暗也于三何尤

沛之蔽甚于蔀故沬之見甚于斗盖蔽愈大則見愈小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于天下上无可頼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 肱臣象也

〇一説鄭狹如曰日中見斗見沬者言不見日惟見斗與沬耳日君象斗大臣之象沬即斗槩斗之輔星太陽無光斗沬獨明群物皆不當照大臣近君壅蔽其主之象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保豐大事也豐其沛則主德既昏大事去矣夫大事既去則雖才是股肱王室然折其右肱豈終可用乎

潘氏曰六二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大事故發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子瞻曰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也沛旆也蔽之不全者也沬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暗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遂于全蔽而甚暗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蔽也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于

明暗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大事也。君子不畏其雜，而畏其雜以為无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以大臣近暗君，明而受蔽，為豐蔀見斗之象。此時發主之蔽，保時之豐，非得同德者助之不能也。幸初九在下，其明可資，乃夷主也，宜下遇之，與之同心共佐，則吉矣。此大臣求賢共濟者。夷主之明可以開君心之暗，全在遇之始吉。胡雙湖曰：配者彼來為我配也，夷者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以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

下也。一說鄭孩如曰：惟四豐蔀，故二豐蔀；惟上豐屋，故三豐沛。大臣好動喜事，而君信之，則君明障，而群臣之明亦無以自達矣。四陽剛，非小人，只好動喜功而暗於事，五與同體，為其所惑，俱入於昏，故有豐蔀見斗之象。四惟有剛德，能求夷主之明以自助，故吉。吉者，四之蔀撤而五之蔀亦撤也。位不當也，居動體而為動主故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豐其蔀者，以近暗主處非其位也。日中見斗者，明為暗主所蔽，幽暗不明也。此雖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惟求同德共贊，則明

動相資君志可發豐治可保乃以吉行也
一説豐蔀與二同獨九四釋之詳者四之豐蔀與二異也二之蔀在五二明而五暗四之蔀在己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曰幽不明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吉者震動則行行所以吉也猶行于幽暗之中得明者以引而行可免于昏迷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暗君也然天下章明之士如配主夷主有孚者皆可匡扶盛治為五計者毋曰豐其蔀也來而致之已雖不明而能用天下之明則豐亨豫大之慶主聖臣賢之譽悉有矣何吉如之

往二曰往以君則暗也往得疑疾在五曰來以臣皆明也來則有慶譽桑暗之主求必能如此聖人設此以開之耳不徒曰吉而慶譽歆動之以破其自用耳　質卿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但氣燄熱大志願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耳然得位得中而離明之賢往適乎五能虛已來之蓋離震合体終能大有為者豊時許大氣燄許大陣敘許大隱憂一来章遂有慶譽為保大定功之主信乎用賢之效也

一説以章指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二柔文明中正之德章明之賢也初三四皆陽剛五能用二則彙征矣

程献可曰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来二則有慶譽二之不往雖曰積誠以感分明待其来也至于五能来章則二之積誠見矣

玩二往字五来字則以章指二爲是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之吉則能保世滋大矣天下不有慶乎
爻以有慶譽為人君之吉象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蓋兼
天下之明為明揔天下之動為動慶莫大于此者經曰大君子
以庶明勵翼為其明也必明自己出暗已上是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陰處豐極震動而與離遠是好大喜功窮奢極欲自恃其
高大而聰明志慮反以自恃失之猶豐其屋者適以蔀其家也
自蔽矣其究障蔽之深一物无所見終身不可反也猶闚其戶
闃其无人三歲不覿也喪亡必矣凶

此說无人皆三言

此極究尚大之害豐屋五句一連意揔是自蔽而暗之甚也豐屋
自處于高大也蔀家陰暗也豐屋者非以蔀天下是自蔀其家也
窺戶无人其心自以為照天下不知反窺戶无人三歲亦莫見也
一說窺戶二句承豐屋三歲承蔀家謂外大足以拒人內暗无以
自通豈不有九三為之應而折其右肱與无人同自恃而不能用
人終无發其明者矣 潘氏曰自蔽如此人誰親之故內暗終无
以自通也 一說蔀家內不顧夫身之危窺戶二句外不恤乎人
之叛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者言其矜高自恣如屋之高而翔于天際也闚其戶闃

其无人豈其无照心哉自有而自蔽之也
所謂大智者乃大愚也秦始隋煬是已

旅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去而不畱猶旅无定居也故為旅夫人一至于旅勢
孤親寡從善處者不能大通僅小亨而已然是小亨也豈為旅
卽巽人之哀其窮而資之哉自有處旅之正道惟守是貞則可
以小亨而吉也

旅是寄寓于外凡客處皆是在旅而亨故亨小〻亨如即次安懷
資裕也道原者大小也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處旅離貞失所安矣

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

吳應酉曰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
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
賢之旅孔之轍環孟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

全彖合旨　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也六五一
柔在外承乘皆剛旅而遇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
處之用柔之道以止為本外順乎剛所主在人而內得其止所主
在我〻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不足以為累矣此
皆旅之貞也旅之時義也故贊其大　有重柔中者惟柔中故皆
順剛止而麗明皆柔中妙用也亦佳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何以小亨也蓋旅之時所居非便安所遇非故舊外之處人內之處已皆出于正而後可卦体柔中順剛是處人不屈不亢足以馴強梁之悍卦德艮止麗明是處已隨寓安靜有以達權変之宜此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固有旅之義矣非柔中順剛艮止麗明不能處也其時義大矣哉

剛明時說但以人言柔止但作處人言細玩不盡處旅之道還當以柔中作外不失人艮止作內不失已旅主外故加一外字處旅貴柔而過柔則屈得中者恭而有禮也孔疏柔處于外弱而為容之象若所托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托而順從于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僣安故能于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末節贊其大以見處旅之難非貞不可也貞正也得中順剛止而麗明皆正之義也小亨非大而貞則大　游讓溪曰諸卦離在上皆曰柔進上行今曰得中乎外就旅取義也外謂外卦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過而不留旅之象也君子以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燎獄者罪之所旅留則淹滯故法火之照山之靜而明慎用刑

上慎罕慎用也獄刑
重而典匪其不止慎
所明重善明晋是

輕重出入既无慢易于是又法山不晋大而不晋獄或罰或宥无淹滯焉此得用刑之道也

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則不晋大抵獄之遲疑皆因未嘗明慎以定其罪耳傳曰明不可恃故戒于慎獄者不得已而誅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象義曰易言刑獄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〻罰敕法之象也明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无敢折獄之象也止而明〻慎用刑之象也洹詞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于訟終于中孚賁當聽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无敢折獄慎乘快之濫也旅在中孚緩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〻漆禁之瘐也銑謂自旅以前聽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將无訟矣

六爻合直

蘇紫溪曰古者太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闚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多極而言之百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然處旅自有道矣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言素位而行乎患難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剛柔之禀各殊一于柔者以旦夕之寓為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瑣〻不休一于剛者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于號咷也非善處旅也傳曰柔中順剛止而麗明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可矣

仲虎曰處旅之道得中而已卑則取辱高則取禍皆非中也六爻以内言之初不及乎中故瑣瑣三過乎中故焚次以外言之四不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二五得旅之中故内則无失外則得譽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陰柔則志淺居下則行污鄙猥細瑣瑣无所不至旅瑣瑣者也招釁納侮皆由于此故曰斯其所取災

瑣瑣猥細之狀非與人較利也不徒曰災而曰取災不徒曰取災而曰斯其所取災明瑣瑣所致非外來也　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取象艮為小石故瑣瑣

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而瑣瑣由其志无遠大猥陋已甚所以災也

爻賤其行象鄙其志志字妙君子之旅志在行道商賈之旅志在貿遷凡旅各有志也　洪氏曰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災自取之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以次為居以資為用以童僕為賴即次而居安懷資而用裕得童僕貞而无欺有賴惟六二柔順而與物无忤中正而處置得宜故備旅之善如此

取象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資童謂初艮為小子故

僕稱童一說柔弱在下者童也由初六取強壯處外者僕也由九
三取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貴得人得童僕貞則即次益安懷資益裕旅雖親寡終无尤
也
諸理齋曰旅不合于人者也不信童僕則愈孤矣童僕且不信也
則不合于人豈人之罪哉罪在我矣故得童僕貞曰終无尤也由
有處旅之德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道尚柔而三行之過剛旅道用下而三肆于人上以之待
則不遜以之御下則寡恩也故焚其次失所安也喪其童僕失
所賴也危道也雖心无邪私而貞亦不免於危厲矣況未必貞
乎
傳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
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
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一說厲謂以嚴厲失
之也取象潘雪松曰二即而三焚二去離火稍遠而三近也二
得而三喪二去初稍近而三則遠矣其相反者二柔得中三剛不
中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六二以陰居陰貞為得則貞正得童僕

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亦已傷矣此時正宜撫其童僕緩急依賴可也乃當旅時而過剛與下刻薄寡恩義當喪也何足惜哉

已傷胡氏謂見傷于上而復不改以待下也

彦陵氏曰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无良而聖人曰義喪不尤人也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而聖人曰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已而不求于人則无怨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用柔則不過剛能下則不忤物雖不能如二之即次懷資而隨寓皆安不至托身无所也隨事有備不至受人侵侮也此旅之少安者也但所處非即次之地所與非倚仗之人安能安于心乎盖其志不在于處資斧也

看來于處二句不對更佳不快承于處來觀象可見 趙汝楳曰處對行而言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也資斧無得若安矣然旅賈于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于此雖得資斧終不免爲旅人故我心不快

一說鄭筱如曰下体庶人之旅求貨利者上体君子之旅求功名者以九四比五而用柔能下道塗旅處之間得有所依可无不虞之患然不能賴其薦揚未得其位而行其志故未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之志在得位以有行耳四旅于處而位未得則其處也終非久安之所其志不能自伸所以雖得資斧而心猶未快也未得位是原下文未快之故未快是以未得位為未快非以資斧也 洪氏覺山曰得其資斧則得其童僕可知而曰未快何也承不得位言也夫以二而安于旅可也以四之才九之陽而猶未離乎旅不得有為于時非其志也故曰我心不快必若五之陽剛中正而已以應援輔佐于其間以求終譽命則庶乎其快之矣 姚舜牧曰季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国中之授室孟子之所以去也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五為文明之主雉之象也在羈旅之臣觀光我国思應運以行其志若射雉然夫遠臣入国素不相孚豈能明良遽合故一時不无屈抑如一矢之亡終將與論傳播朝端物色以此而致譽命一矢之亡何足惜哉

人君无旅故以五為君以射雉為旅臣譽令聞也命受命也 或以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故有射雉之象即古者弓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故一矢亡而終以光顯令德湲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唐氏曰二終无尤五終以譽命兩終字相應蓋言旅人與旅于人者到底獲享獲吉矣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終以譽命言其聲譽著聞上逮于天子也
程敬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此益見旅道之貴柔也不然何六五上逮而上九上焚也 或曰以入君之旅言則上逮為天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之于次猶鳥之于巢上當旅焚其次猶鳥焚其巢失所安矣故在旅人始而驕樂既而悲傷為先笑後號咷也所以然者驕亢自高喪其順德而不知如喪牛于易耳故焚巢而號咷也凶何如哉

蘇氏曰三與上相應而体皆剛三焚次上焚巢皆剛心烈氣不能消磨先笑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咷者失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為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號咷哉喪牛于易所以號咷之故也 人生惟客氣最害事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 取象鳥者離象巢者附麗至高離之上象焚與笑與號咷皆離火象三以剛居下体之上則焚次上以剛居上体之上則焚巢
胡氏曰為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
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况處旅乎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時宜下在上而亢人无所容義當失所安矣此皆剛心猛氣任性為之而昏罔聞知也故曰喪牛于易也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失吾心之真聞耳聞則豈至此哉昏愚之人身遭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盡終身不悟者